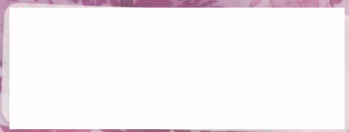


护花铃

HUHUALLING

沧月 著



护花铃

听雪楼系列
沧月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护花铃 / 沧月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7. 4

ISBN 978-7-5339-4501-5

I. ①护… II. ①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0069号

责任编辑 闻 艺

特约监制 魏 玲 王那厮
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
护花铃

沧月 著

出版发行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 址 www.zjwycbs.cn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76千字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4501-5

定 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CONTENTS
目录

梦幻空花 · 001
星堕往世 · 024
穹月沉浮 · 044
双星暗夜 · 060
风音蝶魂篇 · 077
记川溯影篇 · 093
海天龙战 · 113
血薇暗影 · 128
深澜沉恨 · 146
白云苍狗 · 163
倾城之血 · 180
红莲赤炎 · 198
茫茫彼荒 · 213
空山夜雨 · 233
魔度众生 · 251
永夜 · 267
同归 · 286

梦幻空花

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应作如是观。

“香燃尽的时候，如果你还没有回答我，那么就准备着‘诀别’吧……”

“以澜沧为界，勒住你的战马！如果非要强行吞并整个武林的话，请想想你将要付出的代价——如果你不想她成为月神的祭品的话。”

只听得到话语，然而，努力地看着四周，他无法看到任何清晰的东西。一切，仿佛是虚幻而扭曲的，似乎隔了一层袅袅升起的水雾。他只看见白茫茫的一片，是无数穿着白袍的人影，一起一伏，不停地做着机械的膜拜状，奇怪的诵唱之声如波涛般传入耳膜——

在巨屋中，在火屋中
在清点一切岁月的黑暗中
请神——
告知我的本名！
当月自那一处升起
众神依次说出他们的名字
但愿、但愿此时——
我也能记起自己的本名！

声音带着奇异的音韵和唱腔，如潮水一样慢慢漫进人的耳膜，从耳

至脑，至心……让他渐渐有昏昏沉沉的感觉。一时间，似乎时间都已经静止，只看见唯一点清晰的火光：那檀香的光，在慢慢移动，暗淡下去！

他无法回答，只有冷汗涔涔而下。

“时辰到了……祭典开始！”

那个声音毫不留情地宣布，忽然间——四周变成了血红！火！是四处燃烧的火！他看不到她，却清楚地知道，她被火海吞没了！她在火里……她在火里！

“阿靖！阿靖！”所有的镇定都已经耗尽，他终于忍不住脱口惊呼出来，用力地拨开迷雾，四处寻觅着，对着那虚空中的声音厉声喊，“住手！快灭火！放她出来……放她出来！——我答应你们！”

“迟了……红莲火焰一旦燃起，业力之火将烧尽三界里的所有罪孽！”

“住口！让她出来！”他想斩开重重的迷雾，却发现那竟是如水一般毫不留痕迹……他不知道她在哪里，然而，他知道她在火里……在烈焰的焚烧里！

“放她出来！快让她出来！”他开始失去了控制，一直往火焰的深处冲去。

“施主请止步！”

忽然，有什么冰冷如水的东西滴了下来，彻骨寒冷，让他神志忽然一清！

* * *

“楼主！楼主！醒醒……快醒醒！”陡然有近在咫尺的呼喊，同时感到有人用力地晃动着自己的双肩，听雪楼的主人从噩梦中睁开眼睛，看见的依然是熟悉的书斋里的摆设。桌上娑罗香静静地萦绕——这个中原武林的权力中枢，还是如同往日一样，外表的安静之下隐藏着说不清的急流暗涌。

听雪楼的现任主人——二十六岁的萧忆情抬起头，看见的是三弟南楚焦急担忧的脸。

“大哥……你被魔住了。刚才你的额头和全身忽然像火烧一样烫！”看到对方罕见的失态，南楚也有无法掩饰的担心，“明镜大师料得不错，果然是有邪魅入侵！”

“哦？”他却只是淡淡回应了一声，想着方才假寐时候的梦，心里也有异样的不安。这几年听雪楼南征北战，扫并大小帮派，终于在中原武林确立了霸主地位。而后，他就决定将锋芒直指苗疆，想消灭苗疆最大的拜月教后，将澜沧江以南也置于自己的影响力下。

然而，这次他刚将人马从洛阳总楼派出，不到几天，却几度受到来自千里外可怖术法的攻击！

“幸亏大师及时喝破，楼主你才醒过来——”顺着南楚的目光，他看见了旁边正合十默诵着的老僧。僧人的手上，还有一个净瓶，方才自己额上的水，只怕也是这位弹上去的。便是这醍醐灌顶般的一滴甘露，冷彻入骨，将他从那个噩梦中惊醒。

“……心无挂碍，无有恐怖，远离一切颠倒梦想……”老僧不停诵着的，居然是那部号称所有经文之“心”的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！

许久，等老僧念完了以后，缓缓睁开眼睛，他们陡然看见老僧眼睛布满了血丝——仿佛火一般的血丝！

“施主，方才你被困在那人用灵力结成的‘界’里头了。”明镜大师声音枯哑，“好厉害的术法……这一次是侥幸，对方没有出全力，要是——唉，只怕贫僧也不能抵挡啊。”

“大师，请问世上果然有所谓的术法和幻力吗？”萧忆情啜了一口茶，滋润了喉咙，更加惊讶地发觉喉咙里居然真的有火的气息！但他只是镇静地继续问：“拜月教的术法，是释、道、儒中的哪一流派？中原可有能压制它的方法？”

老僧缓缓摇头：“不瞒施主，拜月教不属于任何流派，传说是以道教为主，结合了远自西域、东瀛的术法和苗疆的巫蛊之道，以月为最高神明，以教主为凡世最高领袖。自创教以来，流传于两广云滇之地已有几百年了，教徒无数，势力庞大。”

“哦。”萧忆情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。

“不过据老衲所知，虽然在苗疆信教之人众多，但是大部分人却只是信奉教义的一般教徒而已，连教主都是不修习术法而潜心研究教义之人。真正懂得术法的，教中不会超过十个人，再加上地方偏远，所以，中原对于拜月教的所知很少也不足为奇了。”

萧忆情微微颌首，看来自己一开始就派楼中唯一的女领主舒靖容带人马远赴大理，这个决定果然没有错误。阿靖也罢了，换了楼中其他人，只怕根本难以应付拜月教这样可怕的手吧？本来是想借助风雨组织的力量，先除去拜月教里最棘手的人物，但出乎意料，秋护玉居然拒绝了。

“那么，大师可知道‘迦若’这个人？”萧忆情神色慎重地问。

“迦若？”老僧身子一颤，手里的净瓶不自觉地一倾，水溅出了少许。

“就是拜月教的大祭司，听说和教主明河一起掌管拜月教已经五年多。”南楚在一边轻声补充，“苗人的传言和教徒的描述并不可靠，我们收集来的资料里，却没有丝毫他的过去历史和师承来历。我们想知道，他究竟是怎样厉害的一个人物？”

“错了……”蓦然间，明镜大师手执念珠，默诵，开口打断了南楚的话，“错了！他已经不是一个‘人’！”

不是一个人？一时间，连萧忆情的脸色都沉了沉，但是，还是没说什么。

“难道他还真的是神不成？”南楚扬眉冷笑，手按上了腰畔的剑柄。

“阿弥陀佛……或许是。”老僧合十，淡淡答道，“灵力如此，看破红尘生死，超出三界五行，他的修为已经到达了飞升之境——在凡人眼里，已经是神了。”

“就是说，以凡人之躯，是根本无法和他相抗衡的吗？”听雪楼主终于发问，目光深沉莫测，“用武学之道，根本不能和术法相对抗吗？”

他蹙起了双眉，有无法掩饰的恐惧预感传来——

阿靖！

* * *

千里之外的澜沧江旁。

“撤！”眼看着手下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，钟木华知道这个破庙中的神秘人实在是太厉害，立刻下了命令，“我来断后，快回去禀告靖姑娘！”

顾不上收拾同伴的尸体，听雪楼残余的子弟立刻往外冲去——陡然间，先到门边的一名楼中弟子发出了骇然的喊叫：

“钟老！门、门不见了！”

“蠢材！莫吓破了胆！听雪楼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？”白发老人一边全身心地戒备着破庙中那个不知隐身何处的神秘人，一边呵斥着属下慢慢往外面退去，“镇定！快找到出口离开！”

“老天！门、门呢？门真的不见了！”然而，身后几乎所有的楼中弟子都发出了惊讶恐惧的呼喊，钟木华终于忍不住回头往门口看了一眼。

老人的脸忽然因为恐惧而抽搐！

果然，门没有了！在原来进来的地方，门没有了！

“擅闯神庙者——死。”

昏暗破烂的庙里，某一处忽然传来了冷冷的声音，宛如空谷回声般萦绕。

声音方起，钟木华毫不犹豫，闪电般地飞身往声音传来的地方一刀砍了过去！虽然已经六十开外，这个老人的悍勇还是一如年轻时。

“啊！”惨叫声响起，刀砍中的是血肉之躯。然而，定睛一看，刀上面容扭曲的，居然是一名自己手下的弟子！那个年轻弟子不敢相信地看着同门长辈，眼睛因为痛苦而凸出，喃喃：“钟老……为什么、为什么……”

白发老人骇然抽刀，死尸扑倒，血流了一地。身后弟子虽然悍勇，但是看见如此诡异的局面，也不由得惊呆在当地！

“快逃……快逃啊！不管了，把墙砍倒吧！”终于，有人无法忍受这样的气氛，然后疯狂地动手开始抽刀往黄土墙上砍去。然而，奇怪的是刀落之处，感觉居然是软绵绵的。

“噗！”忽然间，墙里喷出了鲜血！

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砍我？”墙问，带着震惊，然后缓缓瘫倒——倒地后，竟然化成了并肩作战的听雪楼的同伴！

在死人倒下以后，那一道黄土墙还是在原来的地方。

拿刀的弟子骇然尖叫，神志昏乱已极，只顾拼命挥刀乱舞，护住周身：“妖怪！妖怪！”

“以汝之血肉，为祭献月神之美酒……”庙里又传来一句轻飘飘的话，扑簌簌一声轻响，角落里忽然飞出了一群五彩的蝴蝶，如幽灵般飞向剩下活着的弟子。

滇中气候温暖，本来就多蝶类，大理更有著名的蝴蝶泉，但是在这样恐怖的夜晚，看见那些美丽不可方物的蝴蝶，每个人心里都冒起了寒意……蝴蝶翩然降临，带着死亡的气息。可是仿佛被定住了一般，所有人只是又恐惧又沉醉地站在原地不动。

钟木华全身冷汗，虽然在心里告诉自己要立刻拔刀，但是偏偏身体却仿佛在沉睡。

蝶在一些弟子身上落下了，然后，从容优雅地展开卷曲的针状尖管，刺入他们脖子上的动脉……一个弟子，两个弟子……慢慢地，所有人都带着惊惧交加的神色倒下了。

妖怪！妖怪！他一遍遍在心底骇极而呼，可是没办法挪动身体……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一只绚烂无比的彩蝶，缓缓飞落在自己的肩膀上，吸管慢慢伸出……

“唰！”

忽然，他觉得刹那间有一道凌厉至极的剑气破空而来，直斩向他！他不由得闭上了眼睛。

“快带弟子们走！”陡然，身边有人伸手推了他一下——一推之下，他登时发现身体可以重新移动了。

“靖姑娘！”他惊喜地脱口呼了出来，只看见绯色的剑光如同闪电一样在破庙里四处回翔，一只只绚烂的蝴蝶在剑光里被斩为两段！

然而，那些蝴蝶落地后，居然化成了一片片纸灰！

还没有死去的弟子都恢复了知觉，每个人都低声惊呼：“靖姑娘！靖姑娘来了！”

陡然间，似乎战意重新燃起。

“钟老，快带他们走！”斩落了最后一只蝴蝶后，一身绯衣的女子落在破庙堂中，静静地执剑凝视着某一处虚空，头也不回地对属下断然吩咐。

“可是属下怎么可以让姑娘一个人留在这里？”钟木华知道那个神秘人的厉害，不由得担心。

“你们在这里也是送死！以你们的能力，又如何能抗拒术法？”阿靖毫不客气地解释了一句，已经不耐烦起来，厉声道，“快走！这里我来对付就行了！我替你们破开了迷障，快走吧！”

钟木华和听雪楼众弟子回头，赫然看见庙门已经重新在原来的位置上出现！

一行人不敢多耽搁，立刻从那个神秘的庙里鱼贯而出。

门外正是满月时分，月华如水，繁星满天。在呼吸到野外清新的空气和感受到拂面的微风时，所有人都不由得深深吸了口气。

“立刻回去告诉楼主，对手的实力比预先想的要强很多！请他立刻加派人手过来！记住了，一般的武林高手没有用，要派术士和阴阳师过来！”

在退出庙门的时候，钟木华听见了靖姑娘用传音入密吩咐。

“这种撒豆成兵的小伎俩，也只能对付一般人，既然我们碰上了，祭司大人就不要用障眼法躲躲藏藏了，不妨拿出一些真功夫给阿靖看看吧！”空荡荡的庙宇中，绯衣少女负手握剑，轻轻扬眉冷笑，对着空空如也的月神龛说着话。

话音未落，神龛上忽然隐隐约约地现出一个人来，仿佛是烟雾的缓缓凝聚幻化出了人形。那是一个高大的男子，白袍如雪，漆黑的长发不曾束起，一直垂落到腰际，等到他缓缓转过头来的时候，有宝石的光辉在他发间闪动。

他右手轻轻抬起，凌空画了一个奇异的符号，忽然间，神庙的地上有烈烈的火焰分两路烧了过来，把她围在了火焰中间！

“稍微厉害了一点……不过还是障眼法！”她扬眉继续冷笑，莲足轻抬，安然从火上踏了过去，“这不是真火，只是幻象而已……”

脚步刚踏出火圈，忽然间头顶劲风袭来！她纵身飞出，于半空中如飞燕回翔般一个转身，轻轻巧巧地避了过去。只听一声巨响，一块大石从天而降，已经落在她方才站立的地方！挥剑轻触，完全是金石交击的声音，不是假象。

“飞来石？”她终于颌首，微微笑道，“五行搬运大法——阁下终于露了一点真功夫了。”

“你就是听雪楼的靖姑娘？”白衣人终于开口，声音如同空谷回声一般缥缈，目光如惊电般落在庙中那个绯衣女子身上，带了一丝诧异。只看得一眼，仿佛陡然间有些恍惚，祭司回过首去，按了按额环的宝石，然而眼睛却是穿过了指缝，冷冷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女子。

女郎微微点头：“迦若祭司，幸会了。”

然而，客套的语气蓦然一转，听雪楼的女领主冷冷道：“方才阁下竟用术法杀我听雪楼弟子！祭司难道不知，用阴阳术杀害不会术法的普通人，是触犯法家大忌的吗？”

“呵……”似乎被她的责问弄得怔了一下，迦若轻轻抬手，用右手食指抚摩着额环正中的一颗宝石，脸色却有一些复杂，“既然你懂得一点术法的皮毛，就不该不自量力地来向我挑战。听雪楼的野心也未免太大了，中原武林已经在他囊中，萧忆情居然连滇南漠北之地也要染指……我实在不想和萧忆情为敌，但身为拜月教的祭司，我只有把对月神不敬的人全部杀死！”

淡淡地说着话，陡然间，他头顶出现了三尺灵光！那是修行极深之人才拥有的无上法力的象征——那几乎接近于神的力量！

看到眼前的景象，阿靖的手指暗中用力，握紧了剑——她再次发觉面前的人比想象中更加可怕！即使是她当年的师父，也未曾在术法修为上达到这样的境地啊……

“术法有巨大的反噬作用，施用的法术越高明，那么反过来作用在你身上的也越厉害。要杀我，你自己也一定要付出相当大代价的。至少，你要用分血大法那样的阴阳术才能够制住我吧？”虽然掌心里已经有微微的冷汗，她还是站在那里，从容地对着神龛上那个白衣男子说话。她已经无法后退。面对着术法，首先要意志绝对坚强，一旦出现动摇，便更容易被对方所乘。

迦若的目光再一次闪出了惊讶之意，果然，这个女子是不简单的。

“居然能说出分血大法的名字？听雪楼的靖姑娘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可惜……为何你们听雪楼妄图吞并拜月教？而你，为何又站在萧忆情那一方？天意如此……莫怪我毁弃世间英才。”有微微的冷笑从他的嘴角溢出，冰蓝色的眼睛里忽然有闪电般的亮光！

“不用分血大法，一样可以杀了你！”

阿靖下意识地退了一步，手中的剑如同一袭羽衣一般展开，全身笼罩在了排色的光华之内。然而她的身形方才一动，迦若的双手已经虚合在胸前，做膜拜状，嘴里吐出了奇异的咒语：“可依陀洛阿梵密托安谛。”

这是、这是——

好熟悉的咒语啊……似乎在哪里听过？

已经来不及多想，阿靖的眼中忽然闪现出极其凌厉的杀气。在额环上宝石的光辉闪动之际，她已经看见虚空中有烟雾陡然凝结，迅速幻化成了凶猛异兽之状，猛扑而来！

“饕餮！”看见人脸羊身的猛兽露出尖利的獠牙，全身雪白的长毛如风一般舞动，阿靖脱口惊呼——眼前忽然出现的，居然是那种上古传说中食人的魔兽！

他竟然召唤了式神！

她的脸色不易觉察地变了变，瞟了神坛上的迦若一眼，刹那间，似乎有什么微妙的神色变化掠过她的眼眸。然而同时，她手中的血薇剑却是片刻不迟疑地刺向猛兽，剑尖如同蝉翼一般颤动着展开，瞬间变幻万方，不知攻向何处。

猛兽咆哮，立起，带动的劲风刺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
阿靖不退反进，手中的剑直刺饕餮颈下三寸。饕餮的动作居然快得惊人，一转头，立刻用獠牙格住了剑刃——那样的幻兽，居然用獠牙挡住了锋利无比的血薇剑！饕餮同时大吼，有炎炎的烈火从口中喷出。

她忍不住皱起了眉头，忽然，绯红色的光华从剑刃上瞬间升起，在剑尖吞吐不定——剑气！在不能再进一步的情况下，她用内力将剑气从剑尖生生逼出，闪电一般刺入猛兽的颈下三寸之处！绯红色的剑气，宛如真实的兵刃一般，直刺入幻兽的体内。

饕餮再次负痛咆哮，跳了起来，口里的烈火更加猛烈，吞吐到方圆三丈的范围。此时，一人一兽的距离已经是非常近，那一瞬间，看着饕餮额头上那一处朱红，蓦然有异常熟悉的感觉在绯衣女子的心中泛起。

阿靖的脸色微微一变，脱口低呼：“啊？”

在火焰转为蓝色的瞬间，阿靖足尖一点，已经从地上跃起，凌空回旋，右手中的剑如一片蝉翼般展开，焕发出了绚丽至极的光芒，竟然压过了火光！

剑光横空，矫若游龙，一剑就割断了烈火！然后，绯红色的剑光如同烟火般散开，聚为三点星光，迅速至极地滑落，顺着凌空一击的去势，刺向饕餮的额头。

面纱扬起，御剑临风的绯衣女子眼神烈烈，眉头微微蹙起，脸色冷冽而倔强——看入白衣祭司的眼中，连迦若居然都忍不住一怔。

——那样的眼神……竟令他内心最深处仿佛有什么蓦然一动。

其实，在看见听雪楼女领袖袖中流出那一道绯红色剑光的一刹那，他就有强烈不安的预感。此次迎战听雪楼，司星女史冰陵曾为他占卜过吉凶，然而，结果却令拜月教所有人都脸色苍白：

星宿相逢，星沉月黯，大凶。

“海天龙战！真的是你！”

看着那三点飘忽不定的剑光，迦若脸色蓦然剧烈地变了，脱口而出。同时，他抬起了手，想要召唤回式神——那带着宝石指环的手指，居然是颤抖的。然而，已经晚了。

阿靖的剑惊电般地落在了饕餮头上。

然而，听到了大祭司忽然间脱口而出的招式名字，绯衣女子的手也是剧烈地一震。在触及幻兽额头时，她手腕一转，剑柄下压，剑尖平削，只是“唰”的一声敲击在饕餮的鼻梁上。

“噍！”出乎意料，那只凶猛的幻兽忽然怔住了，那轻轻一击似乎正搔到了它的痒处，饕餮站在原地，左右摇头，打了个响鼻，然后忍不住地继续喷嚏连连。

“啊？”片刻间，执剑指住猛兽的绯衣女子终于彻底呆住了，眼神瞬间万变。阿靖的剑在饕餮的双目之间顿住，手仿佛忽然间无力了，剑再也刺不下去。

幻兽的主人仿佛也在一刹那被施了定身术，居然忘了趁着这个空当出手，迦若的手抬在半空，指尖微微颤抖，却不知道是指向人还是兽。

然而，阿靖的行动更是反常——她居然完全忘了面对的是如何可怕的对手，也忘了眼前这只幻兽是以人为食的饕餮。她只是抬手，缓慢地摩挲着幻兽雪白的鼻梁和下颌，仿佛看着一只驯养的宠物。

奇怪的是饕餮居然没有一丝凶狠的反应，反而温驯地垂下头，享受似的半眯起了眼睛，凑过来嗅着身边人，似乎认出了什么，眼神越发地驯服和欢跃起来。

“……朱儿？”神色恍惚地站了片刻，忽然间，有低低颤抖的两个字，从阿靖的嘴角滑落。

“嗤呼——”饕餮对于这个称呼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，伸出舌头舔了舔绯衣女子的手，同时将类似人的脸凑了过来，偎在她怀中。

“果然是……”阿靖神色一直是恍惚的，久历江湖，连她的心都变得和剑一样寒冷，此刻的动摇对于她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然而，在人脸羊身的饕餮亲热地凑过来时，“叮”的一声，血薇剑居然从她剧烈发抖的手中滑落地面。

阿靖的手，居然已经抓不住她视为生命的血薇。

“天……真的是你？”绯衣女子的手抚摸着幻兽，攀上了那一对蜷曲的角，手心里粗粝的感觉是真真实实的，却依然宛如梦境——那十年前让

她曾经死过一次的梦！

幻兽一旦诞生就选择主人，与主人气脉相通——如果这只幻兽就是朱儿的话……那么它的主人岂不是……

虽然手已经颤抖得不受控制，阿靖却霍然回头。

那么近的距离，一回头，她就看见了拜月教大祭司的眼睛——他的眼睛是中原罕见的深蓝色，犹如深邃而泛着冷光的大海。

果然……是那样的眼睛。

没有错。即使什么都不同了，即使面容已经完全陌生，但是这样的眼神，却是一模一样，从未有过改变。但是，为什么，是在这个人眼里闪现！仿佛遭遇雷击，阿靖身子猛烈一震，眼神涣散了又凝聚，眼前的人也是模糊了又清晰。

往日最残酷、最痛苦的回忆，忽然间就在眼前来了又去地徘徊。

不可能……不可能是今天这样！眼前这个人，和十年前那个少年的脸完全不同！怎么、怎么会是他？迦若怎么会是他？

十年过去了，他可以成为任何人，为什么偏偏……偏偏要成为拜月教的大祭司！

海天龙战血玄黄，披发长歌览大荒。

易水萧萧人去也，一天明月白如霜！

忽然间，仿佛也是在证实什么一样，深深地打量着她，对面的白衣人缓缓吟出了一首诗。熟悉的句读，熟悉的语气，熟悉的句子——那十年来一直只是在她最隐秘的梦中萦绕的句子！

原来，真的是他……

陡然间，阿靖反而安静了下来，仿佛想说什么，却顿了一下，只是迅速回身，足尖轻踢，“唰”的一声，血薇剑如同血光，从地下一跃而起！

迦若蓦然退开一步，招手唤回了幻兽，剧烈波动后的眼神刹那间又恢复了平静，仿佛这时才记起对方的身份，眼神冷漠而充满了戒备。饕饕有些恋恋不舍，但是身子还是在主人的操控下变得稀薄，慢慢地淡去，

消失。

阿靖反手拔剑，却没有进攻的意思，死死地看着面前白衣披发的祭司，忽然清啸一声，抽剑凌空——片刻之间，游走神庙四处，仿佛化身千万个，绯红色的光芒陡然间笼罩了整个房间，剑气凌厉得让人不能喘息。

海天龙战，
披发长歌。
易水人去，
明月如霜。

那一个瞬间，剑光横空之处，她一口气挥洒出连续的四式——即使进入江湖闯荡这么多年，这四招，也只在一个人面前才使全过。

那还是她两年前在洛阳第一次遇见听雪楼主的时候。那一年，她二十一岁。

收剑，她默然独立，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，只是侧头静静看着神坛上那个人——那个白袍黑发的男子，双手结了一个防御术法的手印，看着她当空舞剑。他的额上束着宝石的发环，衣袂上佩戴着苗疆最珍贵的灵草，这个人，仿佛梦幻一般不真实。

是他吗？是十年前那个少年吗？

难道那个她以为一去不回的最惨烈的回忆，又回来遮住她的眼睛了？

“怎么会是你……听雪楼的靖姑娘？”同样也是不可思议地看着当空剑舞后飘落的女子，看着她手中泛着红光的血薇，迟疑着，仿佛隔了十年的时空，迦若眉目几经变幻，终于在神坛上缓缓叫出了一个名字：

“冥儿。”

他的声音中带着不可思议的震惊和叹息，宛如空谷回声。

然而这一个称呼，并没有引起阿靖的回应。仿佛被这个声音引发了什么回忆，她的手忽然捂住了头，似乎脑中有什么要爆裂开来一样，欲言又止。

蓦地，她转身，从神坛上奔了下去。她要静下来！她要静下来想清楚